

夷陵之戰前後蜀吳關係

— 兩大軍師的外交目的

前言

《三國演義》是一部由磅礴歷史和文學藝術所建構出的作品，層層高潮迭起的劇情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在各種劇情裡捲入思索的漩渦裡。

章學誠提過：「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¹，此話甚為貼近事實，但也因為有史實和虛構的部分，才更能引人去思考和探索文內精髓，然而深入探討事實屏除虛構，是否可以看到比《三國演義》還要精彩的內涵呢？

《三國演義》第八十四回的陸遜誤闖八卦陣，這故事的安排讓我吃驚萬分，發生的時間點是在夷陵之戰，蜀吳正處於交鋒相對的時段，蜀國諸葛亮策劃了歷史中有名的八卦陣來迎戰吳國陸遜，而在陸遜瀕臨困境時，劇情情節一個急轉彎，諸葛亮的岳父突然出現並搭救了這位敵國大將，當下，我一時無法理解為何會有這樣的安排，雖然事後理解此處是三國演義虛構的情節，但是仍欲思考，這樣的情節所隱含的涵義是否合情合理，因此開始抽絲剝繭蜀吳的外交政策在此間的相互關係。

然而，這樣暗說明理的外交手法最後是否真正滿足了諸葛亮和陸遜想要的目標呢？蜀吳同盟本來就是利益關係，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很符合蜀吳那糾纏不清的關係，但是，這所謂的利益是對於國家還是個人呢？正值蜀吳爭鋒相對的敏感時期，推動外交關係最關鍵

¹ (清)章學誠(實齋)撰《章氏遺書外編·丙辰劄記》，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5，頁 396-397。

的兩人諸葛亮和陸遜又各懷有什麼想法？本文將會圍繞這兩位各居一方的軍師和蜀吳兩國，以夷陵之戰前後作為時間分野的國與國互動、戰爭、外交關係為範圍，參考《三國演義》，並且主以史實《三國志》做一番探索和研究。

一、蜀吳兩大軍師析論

(一)眾人熟知卻神秘的諸葛亮

提到諸葛亮，眾人第一個聯想不外乎是他深不見底的智慧和對蜀國全心付出的忠心，彷彿聖人一般完美存在於世，可是，諸葛亮還是屬於人類的範疇，若從具有七情六慾的人性角度出發，那到底為什麼諸葛亮在劉備去世後，不篡位去追尋更高的地位呢？單單因為三顧茅廬而當一輩子的忠臣，以諸葛亮的智慧來分析，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對等交易。

有名的三顧茅廬就是劉備三次拜訪諸葛亮居所求才的事蹟，一般人的看法大都認為是劉備鍥而不捨的求賢決毅打動了諸葛亮，讓諸葛亮下定決心出來當劉備的軍師，然而，當諸葛亮提出的《隆中對》那刻，就可知他從來沒有要一輩子歸隱山林的意思。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²

一位真正不想出仕的隱士是不會去專注外世的紛紛擾擾，更不用提分析亂世的勢力狀況到如此精闢的地步，此處，我趨向認為諸葛亮的隱居是一種韜晦術的應用，在余華青的〈論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的韜晦之術〉便點出韜晦術它具有隱藏性，可能因為進取的條件和環境尚不成熟，需要一個積累實力的過程，所以需要喬裝等待和創造有利的進取時機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³，揣測諸葛亮就是運用了韜晦術的這個特性。在《三國演義》裡，作者羅貫中也暗地贊成這想法，不論是劉備在見到諸葛亮前，就受到無數名士大力推薦諸葛亮，或者劉備瞥見了諸葛亮家的對聯「淡泊已明志，寧靜而致遠」⁴，可推出他的志向十分遠大，顯然諸葛亮是有出仕的心，而不是隱居來避世。

既然諸葛亮已有出仕的打算，那為什麼要選擇當時勢力還很弱小的劉備？以當時的情勢和諸葛亮的野心來初步推論，如果諸葛亮想要當一國的首席軍師，並且最有機會跟到一位出人頭地的君主，客觀來推論的確只剩劉備。魏國曹操和吳國孫權的勢力都人才眾多，諸葛亮不太容易做到最高軍師的地位，即使做到這高位也應無法獨裁軍中政策，再來是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劉表雖然坐擁荊州這塊軍事重地，但是劉表無能，並且當時荊州的內部勢力早已分裂，遲早會發生內亂，這樣的處境不太可能成為諸葛亮的選項。至於，益州的劉璋則是平庸無為

²〔西晉〕陳壽，〈蜀書諸葛亮傳〉，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912、913。

³余華青，〈論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的韜晦之術〉，《青海社會科學》，第1期，1989年

⁴〔明〕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81年），頁235。

的政治理念和諸葛亮的志向不合，所以排除這個選擇。最後是劉備，雖然在當時無錢、無地、無勢力，然而擁有人「弘毅寬厚，知人待士」的聲譽，也具備相當的領袖氣質，並且「振興漢室」的理念也符合諸葛亮身為一個士人該有的遠大志向，何況劉備當時並沒有一位說得上軍師的人才在旁，對諸葛亮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如此推論諸葛亮在劉備身上賭上了自己的人生。

最後，是我對諸葛亮忠誠度最感疑惑的事件，在白帝城劉備去世之前所留下的遺言和最後的人事安排之間的矛盾，「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⁵，意指諸葛亮的才能頂尖，希望能輔佐後主，如果劉禪不才，輔佐不起來，篡位自當王也無妨，看似劉備完全相信諸葛亮，然而，事實上，劉備在死前安排了益州集團的李嚴輔佐諸葛亮⁶，並且安插了一些益州集團的人在諸葛亮的身邊，以此可推得，劉備內心上沒真正相信諸葛亮。

整合上述，先不論諸葛亮是否忠誠，從諸葛亮想要出仕和出人頭地的利益角度觀察，也令人納悶為什麼他沒有藉蜀國大敗後趁機篡位來獲取更高的權力？這將會在最後的章節討論到。

（二）吳國官場上深藏不露的陸遜

在三國時期裡影響力甚深的這位軍師，卻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只出現少數幾回章節，並且描寫得不深，彷彿在《三國演義》中不被重視，然而，此

⁵〔西晉〕陳壽，〈蜀書·諸葛亮傳〉，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918。

⁶黃昊便曾分析諸葛亮本身所屬的性質，應可確定為荊州集團的一員。參考黃昊，《蜀漢荊州集團與益州集團》，安徽大學歷史學中國古代學論士學位論文，2011年。

處我傾向認同這是小說通過側面烘托的手法，在於突顯陸遜的才略，在毛宗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七「陸遜定計破蜀兵」、「先主夜走白帝城」、「八陣圖石伏陸遜」(毛本第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回)也極力表現出陸遜運籌帷幄的鮮明個性⁷，而正史《三國志》陳壽則評曰：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干，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⁸

由評論來看，陳壽給予了陸遜一個十分良好的評論和讚美，可是上述的評論和看法卻和陸遜本身的身家背景產生了矛盾，知情者甚是感嘆。

陸遜，世江東大族(四大族:顧、陸、朱、張)，遜少孤，從小就待在廬江，在從祖陸康的身邊長大，所以上面提到的「咸有父風」，理論上是暗指陸康。在陸遜年十二之時(西元一九五年)，袁術派遣了孫策攻打廬江，將陸家士族殺了大半，陸康也在這場戰役逝去，而早已被陸康撤離到吳郡的陸遜逃過了這場滅門災難，然而，身為陸家長子的陸遜在此刻背負了振興陸家的重任。陸遜年二十一，就進入孫家貢獻其才，此處令人匪疑，明明陸家和孫家有滅門之仇，陸遜卻還是選擇了孫家服侍？沈華教授認為孫策死前傳位給孫權的遺言，已隱含孫吳家和江東大族的關係將是決定孫氏前途的關鍵，並且孫權即位後，已經開始對江東士族

⁷ 參考趙永源，〈《三國演義》陸遜形象概論〉，《吳中學刊》第11卷，第4期，1997年。

⁸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61。

表示出友好的態度⁹，這兩個因素或多或少都是讓陸遜選擇在孫吳貢獻的因素，但是，我認為最大的主因是吳國的兵制。黃今言回溯當時吳國的兵制，認為仍處於世兵制與宗伍兵(又名宗族兵、家族部曲)混合並行的過渡階段¹⁰，然則宗族兵是沒有人數上限的，隨著氏族的勢力程度，勢必有股龐大的檯面下力量，以此，假如陸遜以振興陸家為優先考量，進入孫吳家藉此壯大勢力是最快的方法，從《三國志·吳書》卷13〈陸遜傳〉的兩段就可推論陸遜的確有此下策。

遜以手下治兵，討治探險，所向皆服，部曲已經兩千餘人。……¹¹

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贏家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

清，還屯蕪湖。¹²

身為此制度實行者的孫權，用了聯姻的方式去牽制陸遜，孫權將孫策的女兒許配給了陸遜，看似有意和解，然而我認為是在監視陸遜還比較洽當。當時的孫權還曾親自數訪世務，由此可知，孫權深知陸遜是位深具謀略的人才，但是，陸遜除了地位沒有明顯提升，甚至在吳國文武官中也無太大的名聲，被陳壽評為任才向計的孫權，用人待遇不該如此。在陸遜年三十六之前，陸家基本上都還未有

⁹ 參考沈華〈論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關係之演變——兼析陸遜之死〉，《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0卷，第4期，2003年11月。

¹⁰ 參考黃今言〈東漢末季之家兵與世兵制的初步形成〉，《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5期，2008年9月。

¹¹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43。

¹²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1344。

明顯振興的跡象。和孫家有滅門之仇，又懷有私心的陸遜想必忠君從來不是他最高的行事準則，這樣的他在獲得荊州最高的行政權後做了什麼事？這也會在最後的章節詳細討論。

二、夷陵之戰前的蜀吳

(一) 在荊州之戰前搖搖欲墜的蜀吳外交

在劉備借荊州後取益州時，蜀吳的外交就產生了裂痕，雖然說是借荊州，但據史事，荊州分為七郡。當時，魏國曹操擁有南陽(襄陽)，吳國孫權則擁有江陵(南郡)、江夏，而蜀國擁有剩下的四郡，劉備向吳國借的只是荊州的一部分南郡，至於為什麼大家都說借荊州，因為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所以不會在此處多著墨。張東華和劉偉《荊州之爭與吳蜀關係新探》¹³、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¹⁴及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¹⁵皆有提到同一想法關於借荊州的事和後續，促使孫權借荊州給劉備的主原因有二：

一、當期主軍師魯肅是主張吳蜀聯盟，並且也向孫權建言：「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¹⁶由此可見此時孫權在荊州的統治並不穩固，而劉備在荊州較有基礎，因此將借荊州予劉備使其負擔江東以北的防禦¹⁷，並且更堅固吳蜀同盟關係抗曹，這選項對孫吳沒太大的損失。

¹³ 張東華和劉偉，〈荊州之爭與吳蜀關係新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2003年。

¹⁴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第5期，西元2009年7月，頁1-15。

¹⁵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1997年1月。

¹⁶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漢晉春秋》，頁1271。

¹⁷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頁7。

二、在劉備入蜀前，孫權似乎將他視為附庸，周瑜臨死前特地上書提醒孫權「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將劉備當作寄人籬下的危險人物可做為說明¹⁸，可見孫權內心中還不將劉備當作一回事，所以對借荊州的事可能就未多慮。

在未取益州前，蜀吳同盟都還很平穩，但是當劉備取得益州後，蜀吳的利益糾葛就出現了，依照諸葛亮提到的《隆中對》，就是要同時坐擁荊州和益州來完成霸業，其實這個想法吳國的魯肅和甘寧都曾提出過，魯肅的「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¹⁹和「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²⁰及甘寧的「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視巴蜀。」²¹，無論是魯肅或甘寧的看法，都有強調荊州的重要性，所以推論吳國的文武百官很早就對於荊州的必要性多多少少都知道，所以劉備得到益州壯大勢力後，又不歸還荊州的此舉，使得吳蜀關係出現利益上的嚴重衝突。

劉備為什遲遲不肯交還，並且還說先取得涼州在歸還荊州，揣測此舉必和軍師諸葛亮討論過，我推論蜀國從頭到尾都沒有想歸還荊州的意思，但還是先以保守的考慮來推測。此背信的行為當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然而事後無法如了劉備和諸葛亮的望，畢竟除了劉備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²²得罪了孫權，其實在更早之前，劉備就已和孫權結仇，劉備曾妨礙孫權取益州，卻自己

¹⁸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頁 7。

¹⁹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8。

²⁰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69。

²¹ 陳壽，《三國志·吳書·甘寧傳》，頁 1293。

²² 陳壽，《三國志·吳書·先主傳第二》，頁 883。

攻佔了益州，孫權就憤曰：「猾虜乃敢挾詐」²³。劉備這些舉止都已將吳蜀同盟關係破壞，孫權哪有不出兵攻打劉備奪回荊州的理由，然而孫權一開始攻打並非劉備借走的南郡，而是蜀國原有的長沙、零陵、桂陽，此舉想必也讓蜀國的人很不滿，魯肅曾去向關羽交涉，關羽操刀而回「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²⁴，雖然說出這句話和關羽本身的傲慢也有關係，但是對吳國要求的三郡而憤怒，想必也有。

最終，這場荊州爭奪戰，在曹軍進軍漢中的壓力下，讓劉備主動向孫權求和，合分擁有的荊州，其中奇妙的是，劉備分給孫權的是江夏、長沙、桂陽，還是未歸還最重要的南郡，也因此在這段已搖搖欲墜的蜀吳同盟中，又埋下了紛爭的種子。

（二）蜀吳斷交的期間

承上文繼續討論，這紛爭的種子造成了蜀吳之間一場著名的戰役，荊州之戰。此戰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關羽的傲慢和陸遜的獻策。不管從吳國和蜀國的利益角度去觀察，這場戰役都會打，但是，對於諸葛亮來說，萬萬想不到的是開打時間比預計的早太多了，關羽的傲慢和輕忽加速了這場戰役發生，在黃郁修的《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²⁵提出對此極完善的看法，當期軍師呂蒙早已和孫權密謀取回荊州（南郡）且可由〈全琮傳〉的「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洩，故寢琮表不答。」²⁶驗

²³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71、1272。

²⁴ 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頁 1272。

²⁵ 參考黃郁修，〈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清雲學報》，第32卷，第1期，西元2012年1月，頁81~95。

證的確是密謀此事，並且也可知即使是孫權方面也很少有人知道這項密謀，可見其隱密程度很高。

隱密度高的主因是孫權還未有要出手之意，自然不需要讓多餘人知情，雖然前面劉備與孫權分荊州已埋下未來的紛爭，但是，這條協約一定是雙方協議過後的結果，否則吳國當初是不會退兵的，最重要的是，蜀吳還有個需要共同面對的外患曹操，蜀吳雙方互爭，只會讓北方曹操獲利。出於上述理由，孫權理當還不想在曹操勢力未衰弱前和劉備起衝突，相信諸葛亮也是持相同的看法，然而這一切的推論，卻在關羽對曹軍發起襄樊戰役之時被打破，當時曹操向孫權提議可以趁機背襲、奪回荊州，如此良好的機會，孫權很心動但還是不想背棄蜀吳關係，造福魏國，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去試探關羽，他向關羽的兒子提親，要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做聯姻，可是，關羽卻做出「罵辱其使，不許婚」²⁷的回應，至於關羽為什麼會提出拒絕，除了關羽本身個性的因素外，其餘可以參考李榕杰的《關羽荊州之戰新析》，文中有一番更深入的探討²⁸，然而不論有任何的理由，罵辱其使的恥辱，身為一國之君的孫權不可能視而不見，而且孫權本來就有意去奪回荊州，所以這場荊州之戰就提早開打了。

接著，就是荊州之戰，蜀國的關羽對吳國本身就有提防，從《三國志》文中的「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²⁹，就知關羽對吳國一直處於不信任的狀態。起初荊州警戒森嚴，而負責此戰的呂蒙苦無地方下手，因此假裝生病來換取思考對策的時間，這時有一個人不請自來，就是已經在吳國侍奉十五年還默默無聞的陸遜，一見呂蒙就提出對付關羽的對策，陸遜曰：「羽矜其

²⁶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頁 10。

²⁷ 陳壽，〈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頁 941。

²⁸ 李榕杰，〈關羽荊州之戰新析〉，《軍事歷史研究》，第 4 期，西元 2009 年，頁 162。

²⁹ 陳壽，〈三國志·吳書·呂蒙傳〉，頁 1278。

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吳國文武官們上下大概都皆知關羽這個人本身驕傲自負，必好大功，然而陸遜又多看到了一個事實，「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說未嫌於我稍微和上述關羽對吳國的警備有些許矛盾，但是如果能減輕對吳國的警戒兵力，來幫忙當時正在務北進的關羽必定是一大助力，因此有了後續的推論，而且更深入去觀看當時的戰況，劉備和諸葛亮當時都處在益州成都，整頓打下沒多久的領土，怎麼可能一時湊出兵力去支援關羽呢？甚至要獲得吳國襲擊關羽的消息都不知要等幾日了。有了這麼深思熟慮的政策，呂蒙被孫權召換回去時，迅速向孫權提出此策略和推薦了陸遜，還稱他「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³⁰只是後句的「未有遠名」說來就諷刺了，服侍吳國十五年不談，陸遜身為有名的江東士族之一，又和孫家有姻親關係，合情合理來說也不致於到默默無聞的地步，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孫權本身就故意不重用陸遜，反正吳國人才濟濟，用不著去重用一個和孫家有仇且沒落的江東士族，只要有個表面去討好江東士族，別留下壞名聲和反彈即可，想必陸遜在這幾年也看清孫權對陸家的策略，所以才會唐突的跑去向呂蒙獻策，畢竟陸遜不抓住機會顯示自己有足夠的才能鼎立在吳國的頂端，一輩子不被孫權重視是可能的，更不用提陸遜想要振興陸家的志向。

在陸遜和呂蒙的聯手之下，如同他們所想，關羽放鬆了警戒，並且成功地奪回了荊州、除掉了關羽，這件事對於劉備是一大打擊，而不久後劉備為了關羽而向吳國發起了戰役，也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戰。這段在《三國演義》裡對劉備的描

³⁰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 1344。

寫，是極為誇飾情感的寫法。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³¹，上句是劉備得知關羽被吳國斬殺後，對吳國的憤怒，雖然此句稍微言重，但我覺得合乎當時劉備會有的反應，然而，我認為冷靜過後的劉備，理應察覺除了為關羽報仇，還有另一個讓他出兵攻打吳國的理由，也就是再度奪回荊州，繼續實現《隆中對》的戰略，而且如果此舉成功的話，還可以弱化吳國的勢力，佔據江東一帶，然而此舉對於蜀國還是過於冒險，所以「群臣多諫」³²，然而群臣卻不包含諸葛亮，令人些許匪疑。

諸葛亮在正史中從未出現阻止劉備伐吳的建言，身為一直提倡蜀吳同盟的諸葛亮，連吳國的諸葛瑾來向劉備勸說蜀吳重新和好³³的時候也未表態，推測諸葛亮這次是默許伐吳，既然蜀吳的同盟已經無法建立在同一個利益平衡上，那麼能解決的方法或許就是一戰，接著坐觀其變，再度重新找尋新的利益平衡。

三.夷陵之戰後的蜀吳

夷陵之戰展開後，一開始的蜀軍勢如破竹，吳軍只能一路往後退到彝陵、猇亭一帶，看似蜀軍勝利在望，然而此時劉備卻採取了錯誤的軍事策略，讓吳國的陸遜有機可趁，因此吳國逆轉了劣勢。事實上，蜀軍會慘敗的原因不單單只是劉備的戰略失策，也有上文提過的蜀國內部意見不統一的因素，而王前程教授也有此看法，在王前程教授的〈夷陵之戰的規模及蜀漢失利的根本原因〉更提出其他

³¹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 483。

³² 陳壽，《三國志·蜀書·法正傳》，頁 961。

³³ 陳壽，《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頁 1332、1333。

的看法探討了蜀國的敗北³⁴，然而此內容與本文的方向有所差異，所以只略提做參考。

戰後，戰勝的孫權反而第一時間去向劉備求和，正史上曰孫權甚懼，但是去分析當時的情勢，這說法太過勉強³⁵，在劉備生前仍沒接受這個提議，是在劉備逝去後，諸葛亮馬上採取遣使聘吳³⁶的動作，蜀吳關係才再度恢復。夷陵之戰這場戰役可說是蜀吳同盟前的一場賭博，吳國贏的話，削弱的蜀國必以利益的角度會再度和吳國同盟，而吳國能借蜀國的同盟來抵抗北方魏國的侵略，至於蜀國贏的話，就會如同上部分推論，開始併吞吳國，然而這後續動作，推論諸葛亮必出手阻止劉備，因為以前蜀吳之所以會同盟，就是因為無法單敵曹操，可見他們的勢力和兵力都還無法像曹操一樣強大，冒然擴張領土，只會造成整個國內內部營運崩塌，最後獲利的一定是在旁找機會趁虛而入的魏國。

上述接著分析，諸葛亮最後仍站在了蜀吳同盟的這邊，迅速和吳國再度締結盟約，那麼當時的蜀國和吳國的文武官們又是做什麼感想呢？先論蜀國，在上章敘述過，群臣多諫可知蜀國的文武百官大都反對和吳國相爭，而且蜀國除了在夷陵之戰元氣大傷，還有之前關羽戰敗的損失，此外，還雪上加霜發生「南中諸郡，並皆叛亂」³⁷的動亂，不論從何角度來看，蜀國的人是需一段平穩的時間去休息，更重要的一點，可視為蜀國當前最有權勢和信服力的輔國丞相諸葛亮都做此判斷，那還有誰要去反駁這個同盟呢？再論吳國，孫權從荊州之戰後就一直主和於劉備，畢竟荊州已取回，蜀吳的勢力平衡就達成了，不願再多發起戰爭削弱雙方勢力，雖然夷陵之戰最終還是爆發，但是以吳國勝利而落幕，那為什麼吳國的

³⁴ 參考王前程，〈夷陵之戰的規模及蜀漢失利的根本原因〉，《軍事歷史研究》，第4期，2010年，頁84-89。

³⁵ 黃郁修，〈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頁91。

³⁶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8。

³⁷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918。

文武官們還是秉持著原見，願意和蜀國求和呢？除了上段做過的分析外，還有一個是吳國內部的派系糾葛，採用蔡明叡教授的分類，將吳國的官分為兩派：

一是擴張派，由孫氏宗族與江北人士所構成，其特質在於積極的對外擴張，希望藉由戰爭，一則重新恢復並擴展祖傳之基業。

二是收斂派，由江東士族所構成，對江東士族而言，江東原本就是發源地，也是發展地，在與孫吳政權結合後，其經濟基礎與社會地位的提高，皆加深他們的守成觀念。

雖然這兩派合作後，為吳國內部的安定與發展提供莫大的貢獻，但雙方的利害衝突未曾消弭，當某派勢力過於強大之時，便會激起另一派的反彈。

38

此時在吳國夷陵之戰立下大功的人正是收斂派的陸遜，也是吳國現任最有權威的軍師，依江東士族的身家背景判斷，應該無人能比陸遜更加想守住家園，除了可由此處看到陸遜的想法，也可從他在夷陵之戰中所做的回防東吳策略窺知他的守成想法。再說，夷陵之戰後已被北方的魏國曹丕襲擊過，難保魏國不會再舉兵攻打，所以此時的擴張派理論上暫且和收斂派是同想法，先和蜀國同盟，穩定國勢和讓士兵們好好休息一陣。

此次的蜀吳同盟後，蜀吳之間就沒再發生過嚴重的衝突，一直同盟到滅國，這個成果可說是在蜀國實際掌權的諸葛亮和吳國的陸遜所共同造成的，吳國這，雖然說孫權才是掌大權的人，但從吳國的軍政體系來觀看，可以發現軍政分家的現象，孫權是主內政，而軍事部分全交給當時最具權威的軍師，這情形就如同孫

³⁸ 蔡明叡，〈孫吳的戰略與戰術思考—以夷陵之戰為例〉，《新北大史學》，2010年8月。

權在《三國演義》對陸遜曰：「閩以內，孤主之；閩以外，將軍制之。」³⁹，這句話的根據說不定是發現了此事實而寫下。夷陵之戰後，孫權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⁴⁰，變相承認了陸遜對荊州的統治，可說是把吳國的對外的一切交給陸遜處理了（備註：孫權坐鎮揚州），而且在〈陸遜傳〉裡確實描寫了孫權連和蜀國的通信也全權交給陸遜。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孫權的信都給陸遜過目，只要陸遜認為信中哪裡不妥，即可任意修改，並且蓋上印璽送出，由上述分析可見，蜀吳同盟的確是由諸葛亮和陸遜來維持的，那這兩大軍師到底能從這場蜀吳同盟獲得什麼的利益呢？

先從蜀國的諸葛亮談，接一開始介紹的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諸葛亮沒有趁機篡位呢？除了在那章節所說有不同派系的人在旁監視，是否還有什麼原因讓諸葛亮無法出手篡位？最大的兩因素，推論就是諸葛亮本身的性格和利益分析，諸葛亮為人謹慎，做事前必先深思熟慮擬策，如同陳壽評論在〈諸葛亮傳〉：「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⁴¹，可知諸葛亮是不擅長應付突發狀況的，而諸葛亮出名的空城計只存在於《三國演義》，並非史實。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會去嘗試風險，更何況是篡位失敗的風險，不論是地位和名聲都會一落千丈，甚至招致殺身之禍，再者，未篡位前，諸葛亮所獲的利益已經夠多了，除了劉備在生前賞

³⁹ 羅貫中，《三國演義》，頁 514。

⁴⁰ 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頁 1384。

⁴¹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頁 934。

給諸葛亮的銀兩，該給的地位和權利基本上也給了，而劉備逝去後，在蜀國諸葛亮除了篡位叛亂不能做，什麼事不能如自己願呢？

再談吳國的陸遜，在夷陵之戰後一舉獲得地位和權力，獲得吳國文武官的認同，半成為吳國的發言人，也算快完成他振興陸家的志向，那現在掌握吳國重地荊州的陸遜下一步要做什麼呢？如同之前討論，忠君從來不是他最高的行事準則，但是以荊州起兵叛變報仇孫權也不可能實施。首先，從外人眼中來看，孫權是完全信任陸遜將權力下放給他，甚至還給他了前無來者的特權，這時叛亂只會被冠上不忠之名，並且成功機率渺茫，這樣一來，陸家的名聲注定一落千丈，再也無法振興，這是違背陸遜本意的，再者，陸遜當前也無當君主的意思，陸家的事情就已經夠他心煩，怎還有心思想到一國之事？合理來看，陸遜最有可能就是採取鎮守荊州，完成君主的期望維持外在名聲，再借防衛之名，重新招集宗伍，趁機壯大陸家勢力，即使以後孫權再度對江東氏族不利，也有一定實力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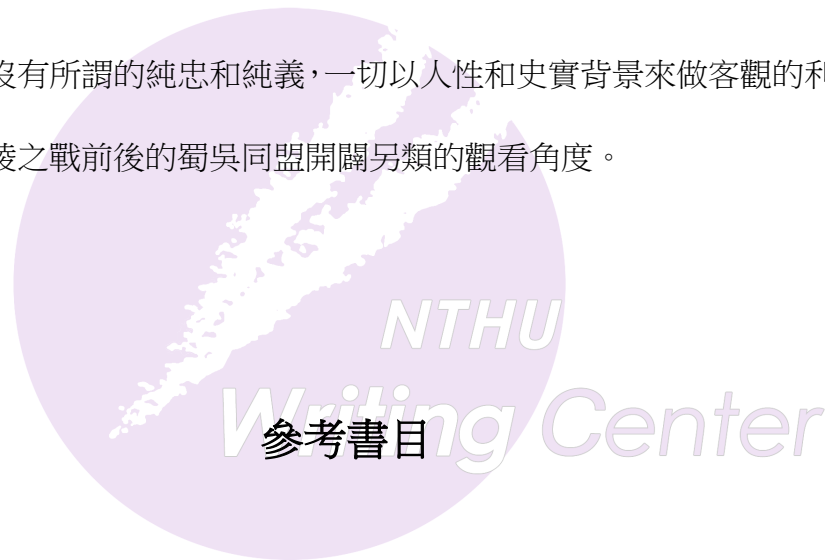
綜合上述，兩位軍師的利益分析和情況，蜀吳同盟對他們來說都是好事一樁，諸葛亮的理想本身就是聯吳抗魏，然後再一步一步去實現理想中的大業，照原定計畫去實施是諸葛亮的行事作風，所以國家方針也應採取此策，而陸遜則是由蜀吳同盟獲得更多安穩的時間去整頓荊州，並且依照自己的意思去擴大陸家勢力，用不著煩憂蜀國的出其不意，也符合他收斂派的思考。

結語

由劉備奪取益州拉起蜀吳相爭的序幕，再到劉備逝去後長期的蜀吳和平，這中間的國與國之間和個人的利益糾葛，立足在前人的研究上，在此論文有了各種深入的討論或不同的看法，從兩大軍師個人背景導論出各自的目標追求，到夷陵

之戰前的蜀吳利益衝突，最後以夷陵之戰後，建立在平穩蜀吳關係下，討論兩大軍師從中得取的獲益作為結尾，整頓此文討論過的內容，可略知一國政策和方向都會以當時最有權威的人的想法作為方向，例如夷陵之戰後的陸遜，因為孫權將處理外交的權力全數交給了他，吳國外交的政策自然由陸遜操控，而蜀國的諸葛亮更不用提，後主劉禪年幼無知，完全由諸葛亮專政，這樣的一個外交，雖然外在是蜀吳同盟，然而內在早已演變成諸葛亮和陸遜的利益關係外交，不論是哪方的利益受到破壞，必有大機會打破現存的同盟關係。

此論文中沒有所謂的純忠和純義，一切以人性和史實背景來做客觀的利益分析，致力為夷陵之戰前後的蜀吳同盟開闢另類的觀看角度。



古籍文獻：

1. 〔西晉〕陳壽，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
2.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81年）。

參考文獻：

1. (清)章學誠(實齋)撰《章氏遺書外編·丙辰筭記》，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5，頁396-397。
2. 余青華，〈論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的韜晦之術〉，《青海社會科學》，第1

- 期，1989年
3. 趙永源，〈《三國演義》陸遜形象概論〉，《吳中學刊》第11卷，第4期，1997年。
 4.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1期，1997年1月。
 5. 張東華和劉偉，〈荊州之爭與吳蜀關係新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2003年。
 6. 沈華〈論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關係之演變—兼析陸遜之死〉，《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0卷，第4期，2003年11月。
 7. 黃今言〈東漢末季之家兵與世兵制的初步形成〉，《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5期，2008年9月。
 8. 楊晏州，〈由「借荊州」看孫權的外交策略(208~219 CE)〉，《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第5期，西元2009年7月，頁1-15
 9. 李榕杰，〈關羽荊州之戰新析〉，《軍事歷史研究》，第4期，西元2009年，頁161-168
 10. 王前程，〈夷陵之戰的規模及蜀漢失利的根本原因〉，《軍事歷史研究》，第4期，2010年，頁84-89。
 11. 蔡明叡，〈孫吳的戰略與戰術思考—以夷陵之戰為例〉，《新北大史學》，2010年8月。
 12. 黃昊，《蜀漢荊州集團與益州集團》，安徽大學歷史學中國古代學論士學位論文，2011年
 13. 黃郁修，〈論孫權的戰守策略—以「爭荊州」為例〉，《清雲學報》，第32卷，第1期，西元2012年1月，頁81~95。